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巴山夜雨

06

2013年10月12日 星期五

邮箱: 9213456266@qq.com

主编: 郝良 责编: 李奇



故乡情韵

程艳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每每吟起这首诗,思乡的情愫便会油然在心中升腾。故乡还好吗?那左邻右舍的叔伯婶娘是否安康?屋门外稻田里的青蛙还在夜幕里歌唱吗?那奔流不息的巴河水还如往昔一路纵情东进吧?

参工以来就在异地工作,加之父母多年前就在外务工,回老家,去嗅嗅故乡泥土的气息,成了我缱绻的乡愁。我常常向着故乡的方向,凝望天空中的朵朵云彩,我多么期望能看见那云朵下的故乡,看看那些在田地间劳作的乡民,看看那青青的山、绿绿的水和那一座座静卧在大山之间的农家小院……

一阵轻风袭来,故乡的韵味悄悄的飘进了我的梦魂中。

塌锅饭

小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仅靠父亲一人的田地过活。一年辛辛苦苦忙下来,收获的粮食远远不够一家人生活。勤劳善良的母亲就把各种粗粮和米饭混在一起煮,我们老家将这种煮法叫塌锅饭,这样既不用炒莱又能吃饱,更主要的是能节省粮食。常见的有红苕塌锅饭、洋芋塌锅饭、萝卜塌锅饭、青菜塌锅饭……,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洋芋和青菜塌锅饭。

煮塌锅饭离不开猪油。每次杀年猪母亲就把猪油打扫干净,用盐均匀地涂抹好,晾凉后,就沿着猪油比较长的一边卷成一个小圆筒,卷了一层又一层,然后用棕叶子把猪油捆起来挂在房梁上,待风干后就把猪油取下来,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放进陶罐里储存起来。每次做洋芋和青菜塌锅饭时,母亲总是先放两三颗猪油在大铁锅里煎,待猪油煎成油渣后,就把切成小块的洋芋或切成片的青菜倒入锅里撒上少许盐,炒上一分钟,再把洋芋或青菜刨成一个“小山”的形状,接着把沥在笊箕里煮得半熟少得可怜的白米粒均匀的铺在“小山”上面,再往“小山包”的一圈倒入一点水,盖上大铁盖,蒸上七八分钟,塌锅饭就蒸好了。一旦到了三四月份农活重的时候,母亲有时会在塌锅饭上蒸几片粉蒸肉,或者蒸一小碗酸肥肠,那味道真是香极了,光是闻一闻,我和弟弟就馋得直流口水。塌锅饭是我儿时的最爱,那香味至今还留存在记忆中,或许那里还包含母亲的勤劳和对儿女无尽的关爱吧。

巴河鱼

我的故乡位于巴河之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巴河鱼自然就成了我们的佳肴。鱼类中又以岩里巴、黄鲇头、青鳊、巴滩最为有名,加之巴河人独特的烹饪技术,巴河鱼远近闻名。

幼年时,每逢过节或家里来了客人,我们一大家人就会聚在一起。女人们在灶间忙碌,男人们则在堂屋天南海北胡吹海侃,其乐融融。饭桌上的主菜就是鱼,麻辣蒸鱼、炸鲜花椒鱼、酸辣汤鱼、红烧全鱼……花样繁多。肉对那时的人们来说就是奢侈品,除了自己家杀的年猪外,一年到头基本上不会买肉,特别是我们家要供两个学生上学,杀一头年猪只能吃一小半,其余的一大半还要卖给别人换取我们姐

弟俩开年的学费。

我二伯父一家主要以打渔为生,有时收成好,还会送我们一些卖不出去的小杂鱼,鱼就成了我们唯一打牙祭的荤食。母亲最拿手的就是熬鲫鱼汤和炸花椒鱼。熬鲫鱼汤时,先在锅里放入少量猪油熬化,切几片生姜炒几下,把剖好洗净的鲫鱼放入锅里,稍微煎一下,新鲜的鲫鱼放进锅里还会跳几下,这时再掺入适量井水,慢火熬二十几分钟,雪白浓浓的鲫鱼汤就新鲜出锅了,再撒上些葱花,那味道就莫摆了。炸鲜花椒鱼更是巴河人家的拿手好戏,每当母亲炸鱼的时候,我和弟弟两个小馋猫就会守在灶台边,趁母亲不注意,悄悄地把小手伸到放炸好鱼的笊箕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出两块,快步跑到后门边藏起来,来不及等炸鱼冷却就迫不及待地放进嘴巴里,弟弟每次都被炸鱼烫得呜呜直叫,赶紧把鱼吐出来象征性地吹几下才慢慢品尝炸鱼的味道。

现如今,离开家乡已有十余年光景,那美好的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每当家里买了鱼自己烹饪,却怎么也煮不出家乡的味道、母亲的味道,我也由当初那个无鱼不欢的小丫头变成了孩子他妈,每当吃鱼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巴河里的打渔船,想起渔网,想起母亲挽起袖子炸鱼的情景。

人情味

考入师范那年,进学就要交几千元的学杂费,这笔费用对常年在地里刨食的父母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父母为此增添了许多白发,周围的叔伯婶娘知道了这个消息后,纷纷伸出援手,你五十,我一百,几天内硬是凑齐了一千多元,再加上父母东拼西凑,向亲戚朋友借,总算把这笔巨款凑齐了。上学那天,叔伯婶娘们把我送到村口,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好好读书,不要操心家里,生活费不够就带信回来,我禁不住泪流满面,一步回头地踏上了求学路。

家乡的人勤劳纯朴,热情好客。小时候我最希望家里来客人,只要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就会拿出珍藏已久的好东西来招待客人,我们也顺便沾光。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过春节,大年初一这天全家人早早起床,吃过早饭,收拾妥当后,就会到各家去串门,每到一户人家,主人家都会热情的端出瓜子和糖果,让孩子们尽情地吃,还会给孩子们衣服兜和裤兜装得满满的,好让孩子们边吃边玩。因为我们当地有个习俗,谁家初一串门的人越多,主人家来年财运就会越旺,所以主人家要拿出好东西来招待前来串门的乡亲,串门的乡亲一定要在主人家中吃过午饭方能离去。从正月初一小到正月十五大年,谁家来了客人,有客的人家一定会请周围几个院子的邻居来家吃饭,以感谢这一年老乡邻对自家的帮助,更好地增进邻里间的友好关系,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是农家人最轻松、最高兴的一段日子。

两年前,爸妈从外地务工回来,我带孩子回老家耍了两天。回城后,孩子对他爷爷奶奶说他再也不回妈妈的老家了,那里一点也不好耍,睡的稻草铺,浑身不舒服,没有家里的床垫好。儿子童真无邪,常居城市,也许是真的不适应农村的生活吧。但故乡的味道就如那幽幽的巴河水,永远萦绕在我的心中。

人生

卢华

朋友母亲在乡下过世,几个朋友约好去吊唁。

回来天很黑,没有月亮。一行人借着手机的莹莹之光行走在乡间小路。话题自然转到手机,纷纷感叹手机的功能强大,它囊括了生活中许多功能,比如通话、短信、计算器、导航、照明、邮件、微信和QQ软件的社交功能等等。在感叹科技飞速发展的时候,小杨开始憧憬三十年后中国的样子,同路的小王说,也许那个时候人们出行,身上背着一个飞行器,像蜻蜓在天上飞。小王和小杨入零后,是看《机器猫》长大的,他们从《机器猫》中得到了启发。

提起几十年后的事情,几个年过五旬的人集体沉默,似乎热闹是他们的,于我何干。沉默了一阵,老邓伤感地说:三十多年后中国是什么样子,我只有努力活到能看到它的样子。上了点年纪,最怕别人说几十年后怎样怎样,不是怕几十年后达不到,而是怕自己看不到。

林徽因在《悼志摩》文章中说:突然地,他闯出了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寂静……这难堪的永远的永远的寂静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林徽因写这篇文章时还不到三十,而今天我读这篇文章时,林徽因却走了六十年,虽文字还是那么鲜活,仿佛昨天发生的事情,但她也是陷入了永远的沉寂……面对生命,想想是多么短促,看看人生,又是那样难测,不禁让人唏嘘怅然。

由生及死,就是一个过程,生是偶然,而死是必然,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最终都得走向那个归宿。

想起席慕蓉《花香》中对昙花开放的描写:她用双手轻轻拥抱其中的一朵,觉得在那样轻柔润洁的花朵里,却有着一种狂野的力量,一种不顾一切要向外绽放的力量,令人暗中心惊……昙花原是属于仙人掌科的植物,那么,在古远的年代,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在那些小小的绿洲上,它们必定也曾经疯狂地盛开过吧?明明知道只有一夜的生命,明明知道千里方圆都没有人烟,明明知道无论花开花落都只是一场寂寞的演出,却仍然愿意倾尽全力来演好这一生。

“就让我们像昙花一样,即便昙花一现,也要尽情绽放。”我说。

我的节气

吴世松

白露
人 读不懂白露 你肯定
品味不到秋天的富有
白露呀 或许是位生活中的好女人
经历春夏和初秋 生育育安
享受了幸福 也品味了岁月少许
的忧伤
白露也总是饱含深情 她是世间
万物
温度与湿度最美的结合
北风渐起,却不是风花与雪月
白露总要轻轻地提醒:早晚勿忘加
衣裳
不信,你回家去看你的母亲和妻子
白露到底是谁的化身
其实,白露就是要让所有相爱的人
好好地爱过一生

秋分
如果
生命与理想愿意在此平分秋色
我必须在这个季节做个短暂的停
留
对过去作个总结 对未来有个好
的交待
在这里 斑斓的山川 平静的河
流
飘洒的落叶开始渲染秋色
天空开始新一轮作画 成熟的种
子被
鸟儿和人类 洒落
开始坚定地向来年的春天进发
秋分的野棉花是卑微的,也是朴实
的
但她们乐意点缀越来越浓烈的善
良与苍茫

寒露
如果季节可以做出些挽留
我愿意厮守整个秋天
牢记春天的初心与誓言
牢记收获带来的荣耀和快乐
在已经有些寒意的时节
阳光总有些姗姗来迟
喝着菊花茶 看着柿子一个个
走在通红的边缘
我已经沉醉在一种远方的自恋
几乎,我不再谢绝什么
野草上的露珠已经表达我的种种
不安
芦苇花肆意争奇洁白和单纯
走向深秋 我毫无怨言
霜降
请原谅我的匆忙与过失

请原谅我的无知与狂妄
现在,终于来到这里
一些树开始裸露内心
一些树在渲染岁月最后的辉煌
这里,岁月已经沉浸在身体里
那些流淌而过的秋水终没有回头
在秋天最后的季节
那一支牧笛是否还要吹响
那一位故人是否还要到访
是否 是否还有一首诗尚在归途
霜降 白露染满父母的头
请让我把父母的红薯统统收获入
窖
请让我把秋天的颂歌写给父母
请父母允许我与妻子
在梨花沟的老家借宿一晚吧
梦中没有刀光剑影 只有新婚闹